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七百三十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傳第二十五

劉三吾

注 獻 朱 善

安然

王 本等

吳伯宗

鮑 恂 任 亨 泰

吳沉

桂彥良

李 希 顏 董 子 莊

徐 宗 實 趙 季 通

陳 南 賓 楊 黼

劉 淳 金 實 等

宋

訥

許 存 任 聶 鉉

張 美 和 貝 瓊

趙

錢 倅

宰 執

李叔正

劉崧

羅復仁

孫汝敬

劉吾三茶陵人初名如孫以字行兄耕孫燾孫皆仕元
耕孫寧國路推官死長槍賊難燾孫常寧州學正死獠
寇三吾避兵廣西行省承制授靖江路儒學副提舉明
兵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召至年七
十三矣奏對稱旨授左贊善累遷翰林學士時天下初
平典章闕畧帝銳意制作宿儒凋謝得三吾晚悅之一

切禮制及三場取士法多所刊定三吾博學善屬文帝
製大誥及洪範注成皆命為序敕修省躬錄書傳會選
寰宇通志禮制集要諸書皆總其事賜賚甚厚帝嘗曰
朕觀奎壁間嘗有黑氣今消矣文運其興乎卿等宜有
所述作以稱朕意帝製詩時令屬和嘗賜以朝鮮玳瑁
筆朝叅命列侍衛前燕賜坐殿中與汪叡朱善稱為三
老既而三吾年日益老才力日益減往往忤旨禮遇亦
漸輕二十三年授晉世子經吏部侍郎侯庸劾其怠職

降國子助教尋還職三吾為人慷慨不設城府自號坦
坦翁至臨大節屹乎不可奪懿文太子薨帝御東閣門
召對羣臣慟哭三吾進曰皇孫世嫡承統禮也太孫之
立由此戶部尚書趙勉者三吾壻也坐賊死三吾引退
許之未幾復為學士三十年偕紀善白信蹈等主考會
試榜發泰和宋琮第一北士無豫者于是諸生言三吾
等南人私其鄉帝怒命侍講張信等覆閱不稱旨或言
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信蹈等論死

三吾以老戍邊琮亦遣戍帝親賜策問更擢六十一人
皆北士時謂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建文初三吾召
還久之卒琮起刑部檢校鄉人楊士奇輩貴顯琮無所
攀援宣德中猶以檢討掌助教事卒官汪獻字仲魯婺
源人元末與弟同集衆保鄉邑助復饒州授浮梁州同
知不就胡大海克休寧獻兄弟來附設星源翼分院於
婺源以同為院判獻歸田里庚子秋同將兵爭鄱陽不
克棄妻孥亡之浙西幕府疑之檄獻入應天為質已聞

同為張士誠所殺乃授叡安慶稅令未幾徵叅贊川蜀

軍事以疾辭去洪武十七年復召見命講西伯戡黎篇

授左春坊左司直嘗命續薰風自南來詩及他應制皆

稱旨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踰年疾

作請假歸叡敦實閑靜不妄言笑及進講遇事輒言帝

嘗以善人呼之朱善字備萬豐城人九歲通經史大義

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事繼母以孝聞洪武初為南

昌教授八年廷對第一授修撰踰年奏對失旨改典籍

放還鄉復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
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為婚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
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
與為姻者禁蓋謂母之姊妹與已之身本是為姑舅兩
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
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為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故稱異姓
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
甥舅之國後世晉王謝唐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

世為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榮公夫人張氏即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帝許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嘗講家人卦心箴帝大悅未幾請告歸卒年七十二著有詩經解頤史輯傳於世正德中謚文恪

安然祥符人徙居潁州元季以左丞守萊州明兵下山東率衆歸附累官山東叅政撫綏流移俸餘悉給公用帝聞而嘉之洪武二年召為工部尚書出為河南叅政

歷浙江布政使入為御史臺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
坐事免未幾召為四輔官先是胡惟庸謀反伏誅帝以
歷代丞相多擅權遂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既又念
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詔天下
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杜佑龔敷杜敷趙
民望吳源等召至告於太廟以本佑龔敷為春官杜敷
民望源為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督次屢賜敕
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會立冬朔風

釀寒帝以為順冬令乃本等功賜敕嘉勉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刑官議獄四輔及諫院覆覈奏行有疑讞四輔官封駁居無何數等四人相繼致仕召然代之本後坐事誅諸人皆老儒起田家悖朴無他長獨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十四年八月卒帝念然來歸之誠親製文祭之繼然為四輔者李幹何顯周幹出為知府佑顯周俱罷去是官遂廢不復設本不詳其籍里佑安邑人嘗三主本布政司

鄉試稱得人龔敷鉛山人以行誼重於鄉致仕後復起
為國子司業歷祭酒坐放諸生假不奏聞免杜敷字致
道壺關人舉元鄉試第一歷官臺州學正歸家教授通
易詩書三經源莆田人亦再徵為國子司業卒於官民
望藁城人幹絳州人顯周內黃人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四年廷試第一時開
科之始帝親製策問得伯宗甚喜賜冠帶袍笏授禮部
員外郎與修大明歷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已而伯宗不

為屈惟庸銜之坐事謫居鳳陽上書論時政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任久之必為國患辭甚剴切帝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國子助教命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旨雅潔賜織金錦衣除太常寺丞辭改國子司業又辭忤旨貶金縣教諭未至召還為翰林檢討十五年進武英殿大學士明年冬坐弟仲實為三河知縣薦舉不實詞連宗降檢討伯宗為人溫厚然內剛不苟

婦阿故屢躋踰年卒於官伯宗成進士考試官則宋濂
鮑恂也恂字仲孚崇德人受易於臨川吳澄每好古力行
著大易傳義學者稱之元至正中以薦授温州路學正
尋召入翰林不就洪武三年初科舉取士召為同考官
試已辭去十五年與吉安余詮高郵張長年登州張紳
皆以明經老成為禮部主事劉庸所薦召至京恂年八
十餘長年詮亦皆踰七十矣賜坐顧問翌日並命為文
華殿大學士皆以老疾固辭遂放還紳後至以為鄆縣

教諭尋召為右僉都御史終浙江左布政使其明年以
耆儒徵者曰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亦授文華殿大學
士又明年請老賜敕致仕伯宗之使安南也以名德為
交人所重其後襄陽任亨泰亦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第一以禮部尚書使安南交人以為榮前後使安南者
並稱吳任云亨泰為禮部尚書時日照民江伯兒以母
病殺其三歲子祀岱獄有司以聞帝怒其滅絕倫理杖
百戍海南因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

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卧氷
割股事非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
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
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為不在旌表之例詔曰
可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
趙宗壽命偕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謹邊方無納逋
逃時帝以安南篡弑絕其貢使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
泰為書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交人大悅使還以

私市蠻人為僕降御史未幾思明土官與安南爭界詞復連亨泰坐免官

吳沉字濬仲蘭溪人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以學行聞太祖下婺州召沉及同郡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戴良吳履孫履張起敬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已命沉為郡學訓導洪武初郡以儒士舉誤上其名曰信仲授翰林院待制沉謂修撰王釐曰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將白於朝釐言恐觸上怒沉

不從牒請改正帝嘉曰誠慤人也遂眷遇之召侍左右
以事降編修給事中鄭相同言故事啟事東宮惟東宮
官屬稱臣朝臣則否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沉駁之曰
東宮國之大本尊東宮所以尊主上也相同言非是帝
從之尋以奏對失旨降翰林院典籍已擢東閣大學士
初帝謂沉曰聖賢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散
在經卷未易會其要領爾等以三事編輯至是書成賜
名精誠錄命沉撰序居一年降翰林侍書改國子博士

以老歸沉嘗著辯言孔子封王為非禮後布政使夏寅
祭酒邱濬皆沿其說至嘉靖九年更定祀典改稱至聖
先師實自沉發之也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為平江路
學教授罷歸張士誠方國珍交辟不就洪武二年徵詣
公車授太子正字帝嘗出御製詩文彥良就御座前朗
誦聲徹殿外左右驚愕帝嘉其朴直時選國子生蔣學
等為給事中舉人張唯等為編修肄業文華堂命彥良

及宋濂孔克表為之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
正帝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七年冬至詞臣撰南郊祝
文用予我字帝以為不敬彥良曰成湯祭上帝曰予小
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詩曰我將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霽
曰正字言是也時御史臺具獄令詞臣覆讞彥良所論
釋者數十人遷晉王府右傅帝親為文賜之彥良入謝
帝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如宋濂劉基帝曰
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也彥良至晉製格心圖獻王

後更王府官制改左長史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帝曰
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治道世謂儒者泥古不通今
若彥良可謂通儒矣十八年請告歸越二年卒明初特
重師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諸王傳亦慎其選彥良與
陳南賓等皆宿儒老生而李希顏與駙馬都尉胡觀傳
徐宗實尤以嚴見憚李希顏字愚菴邠人常隱居不仕太
祖手書徵之至京為諸王師規範嚴峻諸王有不率教
者或擊其額帝撫而怒高皇后曰烏有以聖人之道訓

吾子顧怒之耶太祖意解授左春坊左贊善諸王就藩
希顏歸舊隱閭里宴集常著緋袍戴笠往客問故笑曰
笠本質緋君賜也徐宗實名屋以字行黃巖人少穎悟
篤於學洪武中被薦除銅陵簿請告迎養忤帝意謫戍
淮陰驛會東川侯胡海子觀選尚主帝為觀擇師難其
人以命宗實中使援他府例置駙馬位中堂南向而布
師席於西階上東向宗實手引駙馬位使下然後為說
書左右大驚相顧以目帝聞而嘉之召宗實慰勞數四

洪武末授蘇州通判奏發官粟二十萬石以活饑民春
水暴蓄隄議修築吳人皆以為便請旌元朝節婦王氏
禮部以前朝事不當允宗實言武王封比干墓獨非前
朝事乎遂得旌建文二年超擢兵部右侍郎坐事貶官
尋復職燕事急使兩浙招義勇成祖即位疏乞歸逾二
年以事被逮道卒陳南賓名光裕以字行茶陵人元末
為全州學正洪武三年聘至都除無棣丞歷膠州同知
所至經術為治召為國子助教嘗入見講洪範九疇

帝大喜書姓名殿柱後御注洪範多採其說擢蜀府長史蜀獻王好學敬禮尤至造安車以賜為構第名安老堂二十九年與方孝孺同為四川考試官詩文清勁有法卒年八十其後諸王府長史劉淳董子莊趙季通楊黼金寶蕭用道宋子環之屬皆有名劉淳南陽人洪武末為原武訓導周王聘為世子師尋言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夏而枯淳陳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攄忠致仕十餘年而卒

年九十有七董子莊名琰以字行江西樂安人有學行
洪武中以學官遷知茂名縣永樂時由國子司業出為
趙王府右長史隨事匡正王多過帝輒以責長史子莊
以能諫得無過十八年春當陪祀國社夙起衣冠端坐
而卒趙季通字師道天台人亦由教官歷知永豐龍溪
與修太祖實錄累進司業出為趙王府左長史與子莊
同心輔導藩府賢僚首稱趙董云楊黼吉水人官御史
仁宗即位上疏言十事擢衛王府右長史盡心獻替未嘗

苟取一錢宣德初卒金寶開化人永樂初上書言治道
帝嘉之復對策稱旨除翰林典籍與修太祖實錄永樂
大典選為東宮講官歷左春坊左司直仁宗立除衛府
左長史正統初卒為人孝友敦行誼閱經史日有程限
至老不輟蕭用道泰和人建文中舉懷才抱德詣闕試
文章擢靖江王府長史召入翰林修類要燕師渡淮與
周是修同上書指斥用事者永樂時預修太祖實錄改
右長史從王之藩桂林嘗為王陳八事曰慎起居寡嗜

愍勤學問養德性簡黠朴之刑無侵下人利常接府僚
以通羣情簡擇謹厚人以備差遣又作端禮體仁遵義
廣智四門箴獻王久之以疾乞歸成祖怒貶宣府鵠兒
嶺巡檢卒子暄由進士官湖廣左布政使天順四年舉
治行卓異拜禮部尚書初兩京尚書缺多用布政使為
之自暄後遂無拜尚書者暄重厚廉靜而不善奏對調
南京卒宋子環廬陵人由庶吉士歷考功郎中從師達
採木湖廣以寬厚得衆心仁宗即位授梁府右長史

改越府和易澹泊所至有賢聲宣德中卒官自是以後王府官不為清流遂無足紀者矣

宋訥字仲敏滑人父壽卿元侍御史訥性持重學問該博至正中舉進士初任鹽山尹棄官歸洪武二年徵儒士十八人編禮樂諸書訥與焉事竣不仕歸久之用四輔官杜穀薦授國子助教以說經為學者所宗十五年起遷翰林學士命撰宣聖廟碑稱旨賞賚甚厚改文淵閣大學士嘗寒附火燎脇下衣至膚始覺帝製文警之未

幾遷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訥
為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恒止學舍十八
年復開進士科取士四百七十有奇由太學者三之二
再策士亦如之帝大悅製詞褒美助教金文徵等疾訥
構之吏部尚書余煥牒令致仕訥陞辭帝驚問大怒誅
煥文徵等留訥如故訥嘗病帝曰訥有壽骨無憂也尋
愈帝使畫工圖訥其像危坐有怒色明日入對帝問
昨何怒訥驚對曰諸生有趨踣者碎茶器臣愧失教故

自訟耳且陛下何自知之帝出圖訥頓首謝長子麟舉
進士擢御史出為望江主簿帝念訥老召還侍二十三
年春訥病甚乃止學舍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
不敬耶祭畢昇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為文祭之
又遣官祭於家為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者自訥始
正德中謚文恪訥嘗應詔陳邊事言海內又安惟沙漠
尚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為聖子神孫計
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漢趙

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而單于引却陛下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以東西五百里為制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採用其言訥既卒帝思之官其次子復祖為司業誠諸生守訥學規違者罪至死明開國時即重師儒官許存仁魏觀為祭酒老成端謹訥稍晚進最蒙遇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穀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而張美和聶鉉貝瓊等皆名儒當洪武時

先後為博士助教學錄以故諸生多所成就魏觀事別載嘉會字原禮嘉興人以薦徵累官國子監司業十六年亦以老請歸優詔留之年八十卒賻卹甚厚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許謙子也太祖素聞謙名克金華訪得存仁與語大悅命傳諸子擢國子博士嘗命講尚書洪範休咎徵之說又嘗問孟子何說為要存仁以行王道省刑薄賦對吳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既將議即大

位而存仁告歸司業劉丞直曰主上方應天順人公宜
稍待存仁不聽果忤旨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遂逮死
獄中張美和名九韶以字行清江人能詞賦元末累舉
不仕洪武三年以薦為縣學教諭後遷國子助教改翰
林院編修致仕歸帝親為文賜之復與錢宰等並徵修
書傳既成遣還聶鉉字器之美和同邑人洪武四年進
士為廣宗丞疏免旱災稅秩滿入覲獻南都賦及洪武
聖德詩授翰林院待制改國子助教遷典籍與美和同

賜歸十八年復召典會試欲留用之乞便地自養令食
廬陵教諭俸終其身貝瓊字廷琚崇德人性坦率篤志
好學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屢辟不就洪武初聘
修元史既成受賜歸家六年以儒士舉除國子助教嘗
慨古樂不作為大韶賦以見志宋濂之為司業也建議
立四學並祀舜禹湯文為先聖太祖既紂其說瓊復為
釋奠解駁之識者多是瓊議與美和鉉齊名時稱成均
三助九年改官中都國子監教勲臣子弟瓊學行素優

將校武臣皆知禮重十一年致仕卒

趙倅字本初山陰人元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國子博士
帝嘗御奉天殿召倅及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
所定經書為授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諸臣頓首
受命倅因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
讖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
倅專領之教以古文尋擢李擴黃義等八文華武英二
堂說書皆見用九年御史臺言博士倅以詩經教成均

四年其弟子多為方岳重臣及持節各部者今年逾懸
車請賜骸骨於是以翰林院待詔致仕賜內帑錢治裝
宋濂率同官暨諸生千餘人送之卒年八十一子圭王
兵部侍郎出知萊州有聲錢宰字子予會稽人吳越武
肅王十四世孫至正間中甲科親老不仕洪武二年徵
為國子助教作金陵形勝論歷代帝王廟樂章皆稱旨
十年乞休進博士賜敕遣歸至二十七年帝觀蔡氏書
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他註與鄱陽鄒季友

所論有未安者徵天下宿儒訂正之兵部尚書唐鐸舉
宰及致仕編修張美和助教靳權等行人馳傳徵至命
劉三吾總其事江東諸門酒樓成賜百官鈔宴其上宰
等賦詩謝帝大悅諭諸儒老願歸者先遣之宰之年最
高請留帝喜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厚賜令馳
驛歸卒年九十六又蕭執者字子所泰和人洪武四年
鄉舉為國子學錄明年夏帝有事北郊因召尚書吳琳
主事宋濂率文學士以從執偕陶凱等十二人入見齋

所令賦詩復令賦山梔花獨喜執作遍示諸臣寵眷傾
一時時帝留意文學往往親試廷臣執與陳觀知遇尤
異觀以訓導入覲試王猛捫蝨論立擢陝西參政尋召
還侍左右應制作鍾山賦賜金幣在陝以廉謹稱或問
陝產金何狀觀大驚曰吾備位藩寮何金之問其卒也
妻子幾無以自存而執以親老乞歸親沒廬墓側申國
公鄧鎮勦龍泉寇不戢下執往責之鎮為禁止邑人以
安兩人皆篤行君子也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淹博時江西有十才子叔正其一也以薦授國子監正洪武初告歸未幾復薦為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縣人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單騎至部數語立決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為奸田無定額叔正履畝丈量立法精密諸弊盡剔遷興化知縣尋召為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改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帝方銳意文治於國學人材尤加意然諸生多

貴曹不率教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無倦色朝
論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訐其守踞
公座簽表文叔正鞠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
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累官禮部侍郎十四年進
尚書卒於官叔正妻夏氏陳友諒陷南昌時投井死叔
正感其義終身不復娶

劉崧字子高泰和人舊名楚家貧力學寒無鑪火手輟
裂而鈔錄不輟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舉經明行修改

今名召見奉天殿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奉命徵糧鎮江
鎮江多勲臣田祖賦為民累崧力請得少減遷北平按
察司副使輕刑省事招集流亡民咸復業立文天祥祠
於學宮之側勒石學門示府縣勿以徭役累諸生嘗請
減僻地驛馬以益宛平帝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
逸不均久矣崧能言之牧民不當如是耶為胡惟庸所
惡坐事謫輸作尋放歸十三年惟庸誅徵拜禮部侍郎
未幾擢吏部尚書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崧

頓首以修德行仁對尋致仕明年三月與前刑部尚書
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崧為司業賜鞍馬令朝夕
見見輒燕語移時未旬日卒疾作猶強坐訓諸生及革
敬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
乎無一語及家事帝命有司治殯殮親為文祭之崧幼
博學天性廉慎兄弟三人共居一茆屋有田五十畝及
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
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

晡時吏退孤燈讀書往往達旦善為詩豫章人宗之為
西江派云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陳友諒辟為編修已知其無成
遁去謁太祖於九江留置左右從戰鄱陽齋蠟書諭降
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議從圍武昌太祖欲招陳理
降以復仁故友諒臣也遣入城諭且曰理若來不失富
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俾臣不食言於
異日臣死不憾太祖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

號慟者竟日理綰之入見理大哭陳太祖意且曰大兵
所向皆摧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理聽其言遂率官屬
出降遷國子助教以老特賜乘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
飲食已復使庫庫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得還
洪武元年擢編修復偕主事張福往諭安南還占城侵
地安南奉詔贈復仁金貝土產甚多却不受帝聞而賢
之三年置弘文館以復仁為學士與劉基同位在帝前
率意陳得失嘗操南音帝顧喜其質直呼為老實羅而

不名間幸其舍負郭窮巷復仁方聖壁急呼其妻抱机
以坐帝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節製水
龍吟一闕以獻帝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陞辭賜大布衣
題詩衣襟上褒美之已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報
可留三月賜玉帶鐵拄杖坐壞裘馬食具遣還以壽終
孫汝敬名簡以字行永樂二年庶吉士就學文淵閣誦
書不稱旨即日遣戍江南數日復之自此刻厲為學累
遷侍講仁宗時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下獄既與李時

勉同改御史直聲震一時宣宗初上書大學士楊士奇
曰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太宗文皇帝再造寰區然猶
翼翼兢兢無敢慮怠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羣臣
揆厥所由皆儉士小夫獻金石藥以致疾也去冬孫簡
以愚慙應詔上書言涉不敬罪當萬死先皇帝憐其孤
直寬雷霆之誅俾居言路撫躬循省無可稱塞伏見今
年六月車駕幸天壽山躬謁二陵京師之人瞻望咨嗟
以為聖天子大孝既而道路喧傳禮畢即較獵講武扈

從惟額森托干與其徒數百人風馳電掣馳逐先後某
聞此言心悸膽落夫蒐苗獮狩固有國之常經然以謁
陵出而與降將較獵於山谷間垂堂之戒銜檠之虞不
可不深慮也執事四朝舊臣二聖元輔於此不言則孰
得而言之者惟特加採納以弘靖獻之思光弼直之義
尋擢工部右侍郎兩使安南時黎利言其主陳曷已死
而張筵設女樂汝敬叱之利懼謝還督兩浙漕運理陝
西屯田多所建置坐受餽充為事官英宗立遇赦汝敬

誤引詔復職復逮繫以在陝措置勞瘁死戍邊尋復職
蒞故任塞上有驚汝敬往督餉遇敵紅城子中流矢墜
馬得免以疾告歸卒

贊曰明始建國首以人才為務徵辟四方宿儒羣集闕
下隨其所長而用之自議禮定制外或參列法從或預
直承明而成均胄子之任尤多稱職彬彬乎稱得人焉
夫諸臣當元季世窮經績學株守草野幾至于沒齒無
聞及乎泰運初平連茹利見乃各展所蘊以潤色鴻猷

黼黻文治昔人謂天下不患無才惟視上之網羅何如耳顧不信哉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汪獻傳元末與弟同集衆保鄉邑助復饒州

臣章宗

瀛按元史順帝紀至正十二年三月徐壽輝陷饒州

次年五月江西行省復之傳所謂復饒州當指此蓋
自十八年以後江西地即盡為陳友諒所據也謹附

考

安然傳祥符人徙居潁州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稱

安然徙居潁州非潁川也王鴻緒明史稿亦同考潁
川即今許州唐時已改與元潁州係兩地舊本作潁
川誤謹據改

安然傳李幹何顯周幹出為知府

臣章宗瀛按李幹

由四輔官出為蘇州知府後改國子博士兩聘為考
試官見國初臣傳非終於知府也謹附考

吳伯宗傳名祐

臣

章宗瀛按雷禮列卿記載吳伯宗

名祐開國臣傳亦同謹附改

吳伯宗傳洪武三年初科舉取士召為同考官

臣章

宗瀛按明太祖本紀洪武三年五月始命設科取士
舊本作四年誤謹改

任亨泰傳明年議秦王喪禮

臣章宗瀛按亨泰以洪

武二十七年由少詹事擢尚書定旌表孝行例至二
十八年議秦王喪禮故傳稱明年但前此未經記年
尚欠明晰謹識

吳沉傳日令二人進講經史

臣章宗瀛按明太祖實

錄載是年下婺州先辟儒士范祖幹葉儀繼乃令吳
沉等十三人日進講經史每日二人舊本作三人誤
謹據改

吳沉傳以事降編修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沉為待
制時以奏對錯誤降編修謹附考

吳沉傳居一年降翰林侍書臣章宗瀛按雷禮列卿

記洪武十六年八月庚子沉以進講後期降翰林侍
書謹附改

桂彥良傳授左春坊左贊善

臣

章宗瀛按明百官志

左右春坊各置贊善二員舊本作右贊善乃左字之訛謹據明實錄改

宋納傳助教金文徵等疾納構之吏部尚書余燦牒令

致仕

臣

章宗瀛按金文徵等開國臣傳載誣納受

職扣剋諸主廩膳故余燦牒令致仕謹附考

許存仁傳金華許謙子也

臣

章宗瀛按金華府志許

謙為存仁之大父傳稱為謙子互異謹識

許存仁傳僉事程孔昭劾其隱事遂逮死獄中

臣章

宗瀛按程孔昭劾存仁寓杭娶妾以象牙飾床失師
臣禮見王鴻緒明史稿即此所謂隱事也又云昭安
置韶州遇赦歸忌者劾存仁不應赦繫逮死獄中謹

附識

趙攸傳於是以翰林院待詔致仕

臣章宗瀛按明史

職官志待制從五品待詔從九品國子博士從八品
敝以博士請告退秩以寵其歸不應轉降其級王鴻

緒明史稿作待制較合謹附考

羅復仁傳已復使庫庫

臣

章宗瀛按明太祖實錄甲

辰十二月復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以郵鄰通好
為辭考甲辰為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兵平陳理即在
是年二月復仁之奉使當在此時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三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七百三十一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列傳第二十六

陳修

滕 毅 趙好德 瞿善 仁 吳琳

楊思義

滕德懋 范敏 費震 張琬

周楨

劉惟謙 周湏 端復 初 李質 黎光 劉敏

楊靖

凌漢 嚴德珉

單安仁

朱守仁

薛祥

秦 遠 趙 肅 趙俊

唐鐸

沈 潛

開濟

陳修字伯昂上饒人從太祖平浙東授理官援引律令悉奉

寬厚盡改元李弊政擢兵部郎中遷濟南府知府亂後比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復業帝嘉之洪武四年拜吏部尚書六部之設始自洪武元年鎮江滕毅首長吏部佐省臺裁定銓除考課諸法略具至是修與侍郎李仁祥考舊典參以時宜按地衝僻為設官煩簡凡庶司黜陟及課功覈實之法皆精心籌畫銓法秩然未幾卒官其後部制屢創今入覲官各舉所知定內外封贈廕敘之典自浮山李信始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

地人民以進及撥用吏員法自崑山余熾始倣唐六典自五

府六部察院以下諸司設官分職編集為書曰諸司職掌定

吏役考滿給由法以為司衛府縣首領選監生能文章者兼

除州縣官及學正教諭自泰興翟善始三年一朝考覈等第自

沂水杜澤始此洪武時銓政大略也六部初屬中書省權輕

多仰承丞相意旨毅修及詹同吳琳趙好德輩居吏部稱賢

然亦無大建豎至十三年中書省草部權乃專而銓衡為尤

要顧帝用法嚴熾以排宋納誅善貶澤拜尚書未數月罷惟

信厯侍郎尚書幾二載卒於官云滕毅字仲弘太祖征吳以
儒士見留徐達幕下尋除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
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
為炯戒耳吳元年出為湖廣按察使尋召還擢居吏部一月
改江西省參政卒趙好德字秉彝汝陽人由安慶知府為戶部
侍郎進尚書改吏部帝嘉其典銓平嘗召與四輔官入內殿
論治道命畫史圖像禁中終陝西參政子毅永樂中工部侍郎
翟善字敬夫以貢舉厯官吏部主事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

郎傳友文誅命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明於經術奏對
合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為營
第於鄉善辭又欲除其家戌籍善曰戌卒宜增豈可以
臣破例帝益以為賢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
李仁唐縣人初仕陳友諒王師克武昌來歸以常遇春
薦代陶安知黃州府歷官侍郎進尚書坐事謫青州政
最擢戶部侍郎致仕吳琳黃岡人太祖下武昌以詹同
薦召為國子助教經術逾于同吳元年除浙江按察司

僉事復入為起居注命齎幣帛求書於四方洪武六年
自兵部尚書改吏部嘗與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帝嘗
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杙起拔稻苗布
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歛手
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楊思義不詳其籍里太祖稱吳王授起居注初錢穀隸
中書省吳元年始設司農卿以思義為之明年設兵部
改為戶部尚書大亂之後人多廢業思義請令民間皆

植桑麻四年始徵其稅不種桑者輸絹不種麻者輸布如周官里布法詔可帝念水旱不時緩急無所恃命思義令天下立預備倉以防水旱思義首邦計以農桑積貯為急凡所興設雖本帝意而經畫詳密時稱其能調陝西行省參政卒于官洪武朝戶部尚書四十餘人皆不久於職績用罕著惟茹太素楊靖滕德魁范敏賈震之屬差有聲茹太素楊靖自有傳滕德魁字思勉吳人由中書省掾歷外任洪武三年召拜兵部尚書尋改戶

部為人有才辨器量弘偉長於奏疏一時招徠詔諭之
文多出其手以事免官卒范敏閩鄉人洪武八年舉秀
才擢戶部郎中十三年授試尚書薦耆儒王本等皆拜
四輔官帝以徭役不均命編造黃冊敏議百一十戶為
里丁多者十人為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
周餘百戶為十甲後遂仍其制不廢明年以不職罷費
震鄱陽人洪武初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
知漢中歲凶盜起發倉粟十餘萬斛貸民俾秋成還倉

盜聞皆來歸令占宅自為保伍得數千家帝聞而嘉之
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為寶鈔提舉十一年帝謂
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
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
御史大夫以下歲祿之制出為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
洪武初有張琬者鄱陽人以貢士試高等授給事中改
戶部主事一日帝問天下財賦戶口之數口對無遺帝
悅立擢左侍郎謹身殿災上言時政歲饑請蠲民租百

萬餘石俱見嘉納琬才敏有心計年二十七卒於官時人惜之

周禎字文典江寧人元末流寓湖南太祖平武昌用為江西行省僉事歷太理卿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以一時行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詔禎與李善長劉基陶安滕毅等定律令少卿劉惟謙丞周湏與焉書成大祖稱善洪武元年設刑部以禎為尚書尋改治書侍御史明年出為廣東行省參政時省治初開正官多

缺吏治鮮勸懲香山丞冲敬有治行以勞卒官楨為文
祭之聞者感動一時郡邑良吏清流知縣李鐸揭陽縣丞
許德廉州知府托音歸善知縣木寅楨皆列其政績以
聞寅土司托音蒙古人也於是屬吏益勸三年九月召
為御史中丞尋引疾致仕帝初即位繼元寬縱用法太
嚴奉行者重足立律令既具吏士始知循守其後數有
釐正皆以楨書為權輿云劉惟謙不詳何許人吳元年
以才學舉洪武初歷官刑部尚書六年命詳定新律刪

繁損舊輕重得宜帝親加裁定頒行焉後生事免官周湏
字伯寧鄱陽人江西十才子之一也官亦至刑部尚書
終洪武世為刑部者亦幾四十人楊靖最著而端復初
李質黎光劉敏亦有名復初字以善漂水人子貢裔也
從省文稱端氏元末為小吏常遇春鎮金華召致幕下
未幾辭去太祖知其名召為徽州府經歷令民自實田
彙為國籍積弊盡刷稍遷至磨勘司令時官署新立案
牘填委復初鈎稽無遺帝嘗廷譽之性嚴峭人不敢干

以私僚屬多貪敗復初獨以清白免洪武四年超拜刑部尚書用法平杭州飛糧事覺逮繫百餘人詔復初往治誠偽立辦知府以下皆服罪明年出為湖廣參政令民來歸者復其賦一年流亡畢集以治辦聞坐事召還卒子孝文翰林待詔孝思翰林侍書先後使朝鮮並著清節朝鮮人為立雙清館云李質字文彬德慶人有材略元末居何真麾下嘗募兵平德慶亂民旁郡多賴其保障名士客嶺南者茶陵劉三吾江右已延子中羊城

孫蒨建安張智等皆禮之洪武元年從真降授中書斷
事明年改部督府斷事強力執法五年擢刑部侍郎進
尚書治獄平怨遣振饑山東御製詩餞之尋出為浙江
行省參政居三年惠績著聞帝念質老召還常入見便
殿訪時政質直言無隱拜靖江王右相王罪廢質竟坐
死黎光東莞人以鄉薦拜御史巡蘇州請振水災全活
甚衆巡鳳陽上封事悉切時弊帝嘉之洪武九年擢刑
部侍郎執法不阿後為御史大夫陳寧所忌竟死貶所

劉敏肅寧人舉孝廉為中書省吏嘗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俾妻織蓆繄以奉母而後入治事性廉介或遺之瓷瓦器亦不受為楚相府錄事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家衆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何預他人及省臣敗吏多坐誅敏獨無所預帝賢之擢工部侍郎改刑部出為徽州府同知有惠政卒於官

楊靖字仲寧山陽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選吏科庶吉士明年擢戶部侍郎時任諸司者率進士及太學生然時

有不法者帝製大誥舉通政使蔡瑄左通政茹常工部
侍郎秦達及靖以諷厲之曰此亦進士太學生也能率
職以稱朕心其見稱如此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五月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為令乃以刑部尚書趙勉與
靖換官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
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並殺人者死餘罪
皆令輸粟北邊又曰在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
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當卿等當詳讞並後遣

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嘗鞠一武弁
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屬僚驚異靖徐曰偽也安有珠大
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
悅一善也不窮追投獻二善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
三善也千金之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
變之才四善也二十六年兼太子賓客並給二祿已坐
事免會征龍州趙宗壽詔靖諭安南輸粟餉師以白衣
往安南相黎一元以陸運險艱欲不奉詔靖宣示反覆

開諭且許以水運一元乃輸粟二萬至沱海江別造浮橋以達龍州帝大悅拜靖左都御史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寵遇最厚同列無與比三十年七月坐為鄉人代改訴寃狀草為御史所劾帝怒遂賜死時年三十八時有凌漢字斗南原武人以秀才舉獻烏鵲論授官歷任御史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召其子賜衣鈔漢鞠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厚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

聞之嘉歎擢右都御史時詹徽為左論議不合每面折
徽徽銜之左遷刑部侍郎改禮部後為徽所劾降左僉
都御史帝憫其衰令歸田里漢以徽在有後憂不敢去
歲餘徽誅復擢右僉都御史尋致仕歸漢出言不檢居
官屢躓然以廉直見知于帝故終得保全又吳人嚴德
珉由御史擢左僉都御史以疾求歸帝怒黜其面謫戍
南丹遇赦放還布衣徒步自齒齊民宣德中猶存嘗以
事為御史所逮德珉跪堂下自言曾在臺勾當公事曉

三尺法御史問何官自言洪武中臺長所謂嚴德珉是也御史大驚揖起之次日往謁則擔囊徒矣有教授與飲見其面黥戴敝冠問老人犯何法德珉述前事因言先時國法甚嚴仕者不保首領此敝冠不易戴也乃北面拱手稱聖恩聖恩云

單安仁字德夫濠人少為府吏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義兵保鄉里授樞密判官從鎮南王傅囉布哈守揚州時羣雄四起安仁歎曰此輩皆為人驅除耳王者之興

當自有別鎮南王為長槍軍所逐安仁無所屬聞太祖

定集慶乃曰此誠是也率衆歸附太祖悅即命將其軍

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

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橫

歛民名曰寨糧安仁真于法進按察使徵為中書左司

郎中佐李善長裁斷調瑞州守禦千戶入為將作卿洪

武元年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

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

賜田三千畝牛七十角歲給尚書半俸六年起山東參政懇辭許之家居嘗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朴樹灣以便官民輸輓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并移瓜洲倉廩置楊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初尚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為正二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勲舊二十年特授資善大夫其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五徐州朱守仁者字元夫元末亦以保障功官樞密同知守舒城明兵下廬州以

城來歸歷官工部侍郎洪武四年進尚書奉命察山東官吏稱
旨尋改北平行省參政以餽餉不繼謫蒼梧知縣初守仁知
袁州撫安創殘民甚德之至是連知容州高唐州皆有善政
十年進四川布政使治尚簡嚴以年老致仕坐事罰輸作特
宥之十五年雲南平改威楚開南等路宣撫司為楚雄府遂命
守仁知府事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二十八年上
計入朝郡人垂涕送之拜太僕卿首請立牧馬草場於江北
滁州諸處所轄十四監九十八羣馬大蕃息馬政之修自守仁

始久之致仕至永樂初入朝遇疾卒

薛祥字彥祥無為人從俞通海來歸渡江為水寨管軍鎮撫數
從征有功洪武元年轉漕河南夜半抵蔡河賊驟至祥不為動
好語諭散之帝聞大喜以方用兵供億艱難授京畿都轉運使分
司淮安濬河築堤自揚達濟數百里徭役均平民無怨言有勞者
立奏授以官元都下官民南遷道經淮安祥多方存恤山陽海
州民亂駙馬都尉黃琛捕治誣誤甚衆詳會鞠無驗者悉
原之治淮八年民相勸為善及考滿還京皆焚香祝其再來或肖

像祀之八年授工部尚書時造鳳陽宮殿帝坐殿中若
有人持兵鬪殿脊太師李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
帝將盡殺之祥為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
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為上匠帝怒其罔
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
腐刑祥復奏曰腐廢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因可之明
年改天下行省為承宣布政司以北平重地特授祥三
年治行稱第一為胡惟庸所惡坐營建擾民謫知嘉興

府惟庸誅復召為工部尚書帝曰說臣害汝何不言對
曰臣不知也明年坐累杖死天下哀之子四人謫瓊州
遂為瓊山人孫遠正統七年進士景泰時官戶部郎中
天順元年擢本部右侍郎改工部奉詔塞開封決河還
仍改戶部成化初督兩廣軍餉位至南京兵部尚書以
忤汪直免官其繼祥為工部尚書有名者有秦逵等逵
字文用宣城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歷事都察院奉檄清
理囚徒寬嚴得宜帝喜其能擢工部侍郎時營繕事繁

部中缺尚書凡興作皆達領之初議籍四方之工匠驗其丁力定三年為班更番赴京三月交代名曰輪班匠未及行至是達議量地遠近為班次置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部免其家徭役著為令帝念達勤劬詔有司復其家二十二年進尚書明年改兵部未幾復改工部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宜更易之命達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監生藍衫緋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自達云有趙菴者永

寧人有志節以學行聞由訓導舉賢良擢贊善大夫拜

工部尚書奏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及議定藩王官殿
制度趙俊者不知何許人自工部侍郎進尚書帝以國
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剥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
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洪武十二年蕭改署刑部尋致
仕去俊十七年免而達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唐鐸字振之虹人太祖初起兵即侍左右守濠州從定
江州授西安縣丞召為中書省管勾洪武元年湯和克

延平以鐸知府事拊輯新附士民安之居三年入為殿
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府六年十二月召拜刑部尚書
明年改太常卿丁母憂時給半俸十四年服闋起兵部
尚書明年初置諫院以為諫議大夫帝與侍臣議論歷
代興廢曰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召則可祈天永
命鐸因進曰豫教元良選左右為輔導宗社萬年福也
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
務諛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為其所眩諛佞自遠未

幾左遷監察御史請選賢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
體察官吏選歷練老成望隆名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
帝從之既復擢為左副都御史歷刑兵二部尚書二十
二年置詹事院命吏部曰輔導太子必擇端方之士三
代保傳禮甚尊嚴兵部尚書鐸謹厚有德量以為詹事
食尚書俸如故以鐸嘗請豫教故也其年致仕二十六
年起太子賓客進太子少保二十八年龍州土官趙宗
壽以奏鄭國公常茂死事不實被召又不至帝怒命楊

文統大軍往討而命鐸招諭鐸至廉得茂實病死宗壽亦伏罪來朝乃詔文移兵征奉議諸州叛蠻即以鐸參議軍事逾月諸蠻平鐸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鐸為人長者性慎密不妄取予帝以故舊遇之嘗曰鐸自友及臣至今三十餘年其與人交不至變色絕亦不出惡聲又曰都御史詹徽剛斷嫉惡胥吏不得肆其貪謗訕滿朝唐鐸重厚又謂懦而無為人心不古有若

是耶後徽卒坐罪誅死而鐸恩遇不替三十年七月卒於京師年六十九賻贈厚命有司護其喪歸葬沈潛字尚賢錢塘人與鐸同官兵部以明敏稱帝嘗以勛臣子弟多翫法撰大誥二十二篇諭天下武臣皆令誦習使知儆惕已又以諭戒八條頒示將士時潛以試兵部侍郎掌部事一切訓飭事宜皆承旨行之尋進尚書廣西都司建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潛請凡都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

治罪仍禁武臣預民事時戈干甫息武臣暴橫數扞文
法至是始戢潛力也帝嘗諭致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
潛因言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
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二十三年以潛與工部尚書秦
遼換官賜誥獎諭尋復舊任後以事免明初衛所世籍
及軍卒勾補之法皆潛所定然名目瑣細簿籍煩多吏
易為奸終明之世頗為民患而軍衛亦日並耗減語詳
兵志潮州生陳質父在戍籍父沒質被勾補請歸卒業

帝命除其籍潛以缺軍伍持不可帝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士難遂除之然此皆特恩云

開濟字來學洛陽人元末為察罕特穆爾掌書記洪武初以明經舉授河南府訓導入為國子助教以疾罷歸十五年七月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吏治才召試刑部尚書踰年實授濟以綜覈為已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即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帝大以為能會御史趙仁言曩者以賢良方正孝悌

力田諸科所取士列置郡縣多不舉職宜覈其去留濟

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書義

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科言有條理

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不及三科者為

下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

渠事衆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為世守

以故帝甚信任數備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

議滋起然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
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
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切責曰古人以邇卽為常今使
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為榜戒
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
人臣禮濟慚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為獄官所發濟
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叙徵執獄官斃之其年十二月
御史陶垕神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

隱而不言覘伺上意務為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為婢
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併希哲衍等
皆棄市

贊曰六部之制仿于周官所以佐王理邦國熙庶績任
至重也明興建官分職立法秩然又三途用人求賢彌
廣若陳脩滕毅之典銓法楊思義范敏之治賦役周楨
之定律令覃安仁之領將作以至沈潛開濟輩之所經
畫皆委曲詳備細大不遺考其規模固一代政治之權

興者歟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陳修傳擢兵部郎中遷濟南知府時亂後比戶彫殘且多衛將練兵屯田其間修撫治有方兵民相安流亡

復業

臣章宗瀛

按獻徵錄太祖謂兵制之大者唐

世府兵之法稍為近古而未精密乃擢修兵部郎中所以任將帥養士卒得內外相維之體兵農相資之意遂為萬世法文云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

尤甚大將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也遂擢修濟南知府較之史特詳謹附識

陳修傳

滕毅附

尋遷起居注命與楊訓文集古無道之

君若桀紂秦始皇隋煬帝行事以進曰吾欲觀喪亂之由以為炯戒耳吳元年出為湖廣按察使

臣章

宗瀛按明書太祖命毅與宋濂等日侍左右講說經史甚見眷遇入立尋命毅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周禎等定律令毅在湖廣務存寬大以修養為急民多宜

之史俱失載謹識

陳修傳

崔善附

以貢舉歷官吏部文選司主事

臣章

宗瀛按獻徵錄善授吏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考開國臣傳明書皆同史略其文謹附識

陳修傳

崔善附

二十六年尚書詹徽侍郎傳友文誅命

善署部事再遷至尚書

臣

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太

祖命善署本部事在事勤慎稱旨特陞吏部侍郎仍署尚書事較史文略詳謹附識

陳修傳翟善附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

欲為營第於鄉善辭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太祖

欲工部為善營第於泰興辭曰江鄉地隘宗親且衆
誠不忍奪人以自益况未報涓埃何敢當此上喜曰
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寇準同風矣考獻徵
錄明書俱同史文稍略謹附識

陳修傳

翟善附

二十八年坐事降宣化知縣以終

臣

章宗瀛按開國臣傳及明書獻徵錄俱作二十八年

實授尚書二十九年以事免史獨作二十八年降宣
化知縣與諸史不合至善降官之說諸書及本紀俱
不載無可考核謹識闕疑

陳修傳

李仁附

坐事謫青州政最擢為戶部侍郎致仕

臣章宗瀛按李仁坐事史不詳其事考開國臣傳
明書獻徵錄亦略之但史云旋以政最擢戶部侍郎
則前所坐當屬小青耳謹附識

陳修傳

吳琳附

吳琳黃岡人

臣

章宗瀛按獻徵錄時

方試京闈髦士有司以主文請太祖以琳優於經學
遂命琳與司業宋濂柄其事及撤棘衆謂得人史失
載謹識

楊思義傳不詳其籍

臣

章宗瀛按楊思義籍貫史既

不詳考七卿表亦無之蓋表作於洪武十三年以後
思義在開國初或未及叙入耶謹識

楊思義傳

滕德懋附

以事免官卒

臣

章宗瀛按德懋

免官史不書其事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亦不詳

獲罪原委謹識闕疑

楊思義傳范敏附敏議百一十戶為里丁多者十人為

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周餘百戶為十

甲臣章宗瀛按貨食志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

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

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

之事甲編為冊冊首總為一圖冊凡四一上戶部餘

則布政府縣各存一焉上戶部者冊面黃紙故謂之

黃冊較傳中為詳謹識

楊思義傳

費震附

後坐事被逮以有善政特釋為寶鈔

提舉

臣

章宗瀛按費震被逮開國臣傳明書獻徵

錄均不脩書端末他書亦無可考謹識闕疑

周禎傳三年九月召為御史中丞

臣

章宗瀛按明書

及開國臣傳均作二年刑部尚書世家寶出黜復召

禎代三年致仕去史作召為御史中丞與二書不合

未知所據謹識

周禎傳 劉惟謙附 後坐事免 臣章宗瀛按惟謙之名

不見於年表蓋七卿年表洪武十三年以後者始列
惟謙免官當在十三年以前至所緣何事開國臣傳
明書識大錄等書皆略之別無可證謹識闕疑

周禎傳 端復初附 稍遷至磨勘司令 臣章宗瀛按明

書後初遷吉安府通州俗尚譁訐教誡殷勤民不忍
梗尋擢磨勘司丞陞為令史失載遷吉安通判及磨
勘丞二事謹識

周禎傳

端復初附

坐事召還

臣

章宗瀛按明書作召

還疾卒開國臣傳同俱無坐事之文史亦不詳原委而他書亦無可考坐事二字疑誤謹識

周禎傳

黎光附

坐事死貶所

臣

章宗瀛按黎光死貶

所開國臣傳明書識大錄俱不載史亦不詳坐事之由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楊靖傳已坐事免

臣

章宗瀛按靖之坐免識大錄開

國臣傳明書俱不載其故他無可考謹識闕疑

單安仁傳

朱守仁附

臣章宗瀛按守仁罰書作史不

詳坐事之由考識大錄憲章錄及諸書亦無可考謹
識闕疑

薛祥傳坐累杖死

臣

章宗瀛按祥之杖死史不詳坐

累之由考七卿表亦但有十四年十月杖死之文而

不言其故識大錄憲章錄均同無憑考訂識謹闕疑

薛祥傳

秦達附

帝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

胥吏宜更易之命達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賜

監生藍衫絛各一以為天下先明代士子衣冠蓋創
自達云 臣章宗瀛按輿服志儒士生員監生巾服

洪武三年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二十三年定儒士
生員衣自領至裳去地一寸袖長過手二十四年以
士子巾服無異胥吏命工部製式太祖親視三易乃
定生員藍衫用玉色布絹為之寬袖皂緣皂條軟巾
垂帶較本傳為詳謹識

薛祥傳

秦達附

達於二十五年九月坐事自殺

臣章

宗瀛按秦達自殺識大錄憲章錄及諸書俱不詳原委無憑考訂謹識闕疑

唐鐸傳未幾左遷監察御史

臣章宗瀛按左遷之故

史不詳其緣何事考今獻備遺名臣實錄均云僚屬罪數連鐸太祖念鐸篤行皆不問明書亦同雖未明指為左遷之故或即其一事與謹識

唐鐸傳

沈潛附

後以事免

臣

章宗瀛按沈潛以事免

官吏不言其何故他書亦無可証謹識闕疑

開濟傳濟條議以經明行修為一科工習文詞為一科
通曉書義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練達治理為一
科言有條理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為中
不及三科者為下 臣章宗瀛按通曉書義今獻備
遺名臣實錄俱作通曉四書練達治理今獻備遺名
臣實錄俱作曉達治道二書所載或除條議之本文
史少為潤色耶謹識

開濟傳下濟獄并布哲衍等皆棄市

臣章宗瀛按濟

之死今獻備遺名臣實錄俱作暴卒史獨作棄市與
二書不同或別有所據耶謹識闕疑

明史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一百

三十九
至四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三十二 史部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二十七

錢唐 程徐

韓宜可 周觀政
歐陽韶

蕭岐 門克新

馮堅

茹太素 曾秉正

李仕魯 陳汶輝

葉伯巨

鄭士利 方微



周敬心

王朴

錢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時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闕上疏言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本之禮不可廢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

於經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

子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
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
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皆不聽久之乃用
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芥寇讐言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
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
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鑒其誠懇不
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唐

為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
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
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
帝意解賜之食即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程徐字仲能
鄆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徐歷官兵
部尚書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歲兒與女瓊赴井
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進尚
書卒徐精勤通敏工詩文有集傳於世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中行御史臺辟為掾不就洪武初薦授山陰教諭轉楚府錄事尋擢監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大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九年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時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謫屯鳳

陽至萬數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執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師會賜諸司沒官男女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况男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鞠之獲免復疏陳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罷歸已復徵至命撰祀鍾山大江文諭日本征烏蠻

詔皆稱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
即位用檢討陳性善薦起雲南參政入拜左副都御史
卒於官是夜大星隕櫪馬皆驚嘶人謂宜可當之云帝
之建御史臺也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則稱周
觀政觀政亦山陰人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
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
政執不聽中使愠而入頃之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
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

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觀政累官江西按察使前觀政者有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薦授監察御史有詔曰命兩御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誠從之未幾致仕卒於家

蕭岐字尚仁泰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

意謂帝刑罰過中許告風熾請禁止實封以杜誣罔依
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
忤旨謫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
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
給驛歸嘗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
解合為一集嘗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之
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
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

切直帝不為忤厥後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克新輩
昌人秦州教諭也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
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
辭亦授是職上諭吏部曰左克新右俊華重直言也初
教官給由至京帝詢民疾苦苛嵐吳從權山陰張桓皆
言臣職在訓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為蘓湖教
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
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既集朝堂

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
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見
重不數年擢禮部尚書尋引疾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
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馮堅不知何許人為南豐典史二十四年上書言九事
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為民社之福二
曰擇老成諸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
出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

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厲有司請得廉正有
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其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
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採歷代忠烈諸臣追
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官寺晨夕密邇其言
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
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
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勲臣實可防將驕卒
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為上官所

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
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闢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
部輒加箠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以付諸司聽其填
寫差遣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
致曠廢書奏帝嘉之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
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
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倘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
數易為哉乃命吏部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持大體

其明年卒於任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三年鄉舉上書稱旨授監察御史
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稱七年五月召為刑部侍
郎上言自中書省內外百司聽御史按察使檢舉而御
史臺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體察核磨勘司官吏
數少難以檢覈天下錢糧請增置若干員各分為科在
外省衛凡會議軍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請用按察司
一員糾正帝皆從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陳時務累

萬言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觸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次夕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頒示中外十年與同官曾秉正先後同出為叅政而太素往浙江尋

以侍親賜還里十六年召為刑部試郎中居一月遷都
察院僉都御史復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九月擢戶部
尚書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一日宴便殿
賜之酒曰金盃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即續韻
對曰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帝為惻然未幾謫御史
復坐排陷詹徽與同官十二人俱錄足治事後竟坐法
死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薦授海州學正九年以天變
詔羣臣言事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畧曰古之聖君不以

天無災異為喜惟以祇懼天譴為心陛下聖文神武統
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
天之有心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
守成之政大抵不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
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
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乳哺之童垂白之叟
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於永久為難
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為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

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為思文監丞未幾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陝西參政會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為使在位數言事帝頗優容之尋竟以忤旨罷貧不能歸鬻其四歲女帝聞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終

李仕魯字宗孔濮人少穎敏篤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聞鄱陽朱公遷得宋朱熹之傳往從之遊盡受其學太祖故知仕魯名洪武中詔求能為朱氏學者有司舉仕

魯入見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晚也除黃州同知
曰朕始以民事試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聞十四年命
為大理寺卿帝自踐阼頗好釋氏教嘗詔徵東南戒德
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襴袈裟衣
召入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
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
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汶輝疏言古帝王
以來未聞縉紳緇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也今勲舊

耆德咸思辭祿去位而緇流儉夫乃益以譏間如劉基
徐達之見猜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
疑相去幾何哉伏望陛下於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
之彥則太平可立致矣帝不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
氏創立職官於是以先所置善世院為僧錄司設左右
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覺義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
亦然度僧尼道士至踰數萬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
意旨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宗異端

乎章數十上亦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
朱氏學以聞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
深溺其教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
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陳汶輝字耿光詔安人以薦授禮科給事中累官至大
理寺少卿數言得失皆切直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
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
詔清理釋道二教云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
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畧曰臣觀當今之
事太過者三分封太多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
強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也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
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
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
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

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
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
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
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
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
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
制禍患立生援古証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
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

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

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為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

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為榮以罷職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

之士網羅摭撫務無餘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
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
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缺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
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
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
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
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庶如夷齊
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

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
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倘苛其短而棄其長則為善之
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
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
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
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
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夫強敵在前則揚精鼓

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
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
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
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寧息况
新附之衆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
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
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
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

恤而猶見留開封祇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况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之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

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

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使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
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
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
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
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
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
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
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小民不知孝

弟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
獄訟為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末節而不暇舉所
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
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
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
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樂正
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

為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洎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為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

法律以平獄緩刑為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
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湏令在學肄業或三年
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
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
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
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
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尚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
大怒曰小子間吾骨月速速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

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
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二事易見而其患遲其一事
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
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
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
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

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由進士歷
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

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
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
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
方盛怒以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
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
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
吾所欲言為天下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
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為書數千

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
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
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
不能行況不可得錢穀之數府必合乎省省必合部數
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
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
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
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

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
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
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
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
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子問曰叔
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
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
雜問寃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為國家

言事自分必死誰為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
空印者竟多不免方徵字可久莆田人以鄉舉授給事
中嘗侍遊後苑與聯詩句太祖知其有母在賜白金馳
驛歸省還改監察御史出為懷慶知府徵志節甚偉遇
事敢直言居郡時因星變求言疏言風憲官以激濁揚
清為職今不聞旌廉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贓罰此
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
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

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徵賦罰者為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貶沁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歷數者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政數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不在歷數三代尚矣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應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

忠厚則不足陛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
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
道之人耶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北出沙漠為恥不得
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皇名為璽歷
代遞嬗以訖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
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
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拉爾者漁而得之
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

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也方今力役過煩賦歛過厚教化溥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治也臣又見洪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

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大戮官民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於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夫豈無故哉言皆激切報聞

王朴同州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本名權帝為改焉除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旋起御史陳時事千餘言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強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朴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

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
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
罪御史朴也竟戮死帝撰大誥謂朴誹謗猶列其名有
張衡者萬安人朴同年進士授禮科給事中奏疏剴切
擢禮部侍郎以清慎見褒載於大誥後亦以言事坐死
贊曰太祖英武威斷廷臣奏對往往失辭而錢唐韓宜
可李仕魯輩抱其朴誠力諍於堂陛間可謂古之遺直
矣伯巨敬心以縫掖諸生言天下至計雖違於信而後

諫之義然原厥本心由於忠愛以視末季沽名賣直之
流有不可同日而語者也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錢唐傳謫壽州年

臣章宗瀛按錢唐謫壽州史不詳

其坐事之由考獻徵錄祇云本年致仕不言坐謫他
無可考謹識闕疑

韓宜可傳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方
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大
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

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帝怒曰快口

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臣章

宗瀛按宜可彈劾胡惟庸三人事明書於下獄尋釋之之下叙云三人釋不問然上心善其言疑三人且防之矣後又云十三年寧等皆坐死述叙較為周密史畧之謹識

韓宜可傳後坐事將刑御謹身殿親鞠之獲免

臣章

宗瀛按史不詳所坐何事明書及開國臣傳俱云宜

可坐事將刑正天朗忽震雷遠殿上驚曰非枉此人
乎雷即息輒免較史為詳然亦不載坐事之由謹識
之

韓宜可傳尋以事安置雲南惠帝即位用檢討陳性善
薦起雲南參政臣章宗瀛按宜可安置雲南史不

詳其坐事之由明書開國臣傳俱作謫安南考安南
永樂五年始平洪武時不應有安置遷人之事至其
薦起雲南參政明書開國臣傳俱作二十三年而史獨

云惠帝即位彼此互異謹識

茹太素傳坐累降刑部主事臣章宗瀛按太素降刑

部主事并後文復降翰林院檢討謫御史坐法死俱
不詳致罪原委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名臣是錄
今獻備遺諸書均略之無憑考訂謹識闕疑

茹太素傳太祖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臣章宗瀛

按中書郎明代無此官惟職官志明初承前制設中
書省置屬官左右司郎中員外郎或當時統名為中

書郎歟謹識

茹太素傳

曾秉正附

召為思文監丞

臣

章宗瀛按職

官志文思院大使隸工部又明初嘗置弘文館學士
無思文監丞或開國臣設此職其後更定官制遂省
之耶

茹太素傳

曾秉正附

尋竟以忤旨罷

臣

章宗瀛按東

正罷官吏不詳忤旨原委考開國臣傳明書獻徵錄
今獻備遺俱無所載謹識闕疑

李仕魯傳 陳汶輝附 諸僧怙寵者遂請為釋氏創立職

官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云時召僧金碧峰者應

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與此稍異謹識

李仕魯傳 陳汶輝附 最後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而死

臣章宗瀛按汶輝之死史不詳何事考開國臣傳

云山東張副使某不奉勅諭鞭笞內戚上欲處以大

辟汶輝力爭封還御旨上怒遣御前指揮押赴刑部

行經金水橋投水死較史時詳謹識

葉伯巨傳寧海人

臣

章宗瀛按葉伯巨吏作寧海人

明書作臨海人與史小異謹識

葉伯巨傳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

臣章

宗瀛按已起戶口語意不甚分曉考明書作雖蒙
特旨已納稅租之家分釋遣還而餘留開封聽候者
散漫而不知所向當係原疏之文較為明晰謹識

鄭士利傳

方徵附

以鄉舉授給事中

臣

章宗瀛按開

國臣傳方徵洪武六年進士選入武英殿授給事中

史作鄉舉授官不知何據謹識

鄭士利傳

方微附

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臣章宗瀛

按微被逮至京史不詳何事考開國臣傳獻徵錄及
今獻備遺諸書俱不載謹識闕疑

王朴傳

張衡附

後亦以言事生死

臣

章宗瀛按衡坐

死史不詳所言之事開國臣傳明書今獻備遺亦略
之他無可証謹識闕疑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七百三十三 史部

明史卷一百四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二十八

魏 觀

陶垕仲 王佑

劉仕彜 王溥
徐均

王宗顯 王興宗
王興福 蘇恭讓

趙廷蘭

王 觀 楊卓
羅性

道 同 歐陽銘

盧 熙 兄熊
倪孟賢 王士弘 敏

青文勝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元季隱居蒲山太祖下武昌聘授國子助教再遷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元年遷兩淮都轉運使入為起居注奉命偕吳琳以幣帛求遺賢於四方洪武元年建大本堂命侍太子說書及授諸王經未幾又命偕文原吉詹同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求遺才所舉多擢用三年轉太常卿攷訂諸祀典稱旨改侍讀學士尋遷祭酒明年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

南縣旋召為禮部主事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蘇州府
前守陳寧苛刻人呼陳烙鐵觀盡改寧所為以明教化
正風俗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誠與教授貢
穎之定學儀王彛高啓張羽訂經史耆民周壽誼楊茂
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為天下最明年擢
四川行省參知政事未行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張士
誠以蘇州舊治為宮遷府治於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
隘遷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旣滅之基

帝使御史張度廉其事遂被誅帝亦尋悔命歸莫

陶垕仲名鑄以字行鄞人洪武十六年以國子生擢監察御史糾彈不避權貴劾刑部尚書開濟至死直聲動天下未幾擢福建按察使誅贓吏數十人興學勸士撫恤軍民帝下詔褒異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劾奏之大方辭相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垕仲言臣父昔為方氏部曲以故官例從鳳陽臣幼弱依兄撫養至於有成今兄亦為鳳陽軍吏臣叨聖恩備位

司憲欲推祿養報生育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
聖天子孝治天下至意帝特許迎養去徙籍廬仲清介
自持祿入悉以贍賓客未幾卒官時廣西僉事王佑泰
和人按察使尋适嘗咨以政體佑曰蠻方之人瀆倫傷
化不及此時明禮法示勸懲後難治适從之廣西稱治
蜀平徙佑知重慶州招徠撫輯甚得民和坐事免官卒
劉仕貺字伯貞安福人父開元末隱居不仕仕貺少受
父學紅巾賊亂掠其鄉母張氏率羣婦女沉茨潭死賊

械仕貊久之得釋洪武初以供役為安福丞張禧所辱
仕貊憤益力學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
察司僉事分司瓊州瓊俗善蠱上官至輒致所產珍貨
為贄受則喜不受則懼暗治蠱殺之仕瓊者多為所汙
仕貊廉且惠輕徭理枉大得民和雖却其贄而夷人不忍
害也辱仕貊者張禧適調丞瓊山以屬吏謁大慚怖仕
貊待之與他吏等未幾朝議省僉事官例降東莞河泊
使渡河遇風歿於水同寮張仕祥莫之鴉磯後有王溥

者桂林人洪武末為廣東參政亦以廉名其弟自家來
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
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糧運由海道多漂沒溥至度
嶺相度形勢命有司鑿石填塹修治橋梁易以車運民
甚便之居官數年筭無重衣庖無兼饌以誣逮下詔獄
寮屬餽贐皆不受曰吾豈以患難易其心哉事白得歸
卒時有徐均者陽春主簿也地僻土豪得盤踞為姦邑
長至輒餌以厚賂從而把持之均至吏白應往視莫大

老莫大老者洞主也均曰此非王民耶不來且誅出雙劍示之大老恐入謁均廉得其不法事繫之獄詰朝以兩瓜及安石榴數枚為饋皆黃金美珠也均不視械送府府官受賕縱之歸復致前饋均怒欲捕治之而府檄調均攝陽江陽江大治以憂去官

王宗顯和州人僑居嚴州胡大海克嚴禮致幕中太祖征婺州大海以宗顯見太祖曰我鄉里也命至婺覘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

我得娶以爾為知府既而元樞密同僉寧安慶與守將
特穆爾甲思貳遣都事總城請降開東門納兵與宗顯
所刺事合改娶為寧越府以宗顯知府事宗顯故儒者
博涉經史開郡學聘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
吳沉徐源等為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
聲未幾卒官太祖之下娶也又以王興宗為金華知縣
興宗故隸人也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為不可太祖曰興
宗從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吏莫先也居三年果以治

行聞遷判南昌改知嵩州時方籍民為軍興宗奏曰元末聚民為兵散則仍為民今軍民分矣若籍為軍則無民何所徵賦帝曰善遷懷慶知府上計至京帝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再遷蘇州擢河南布政使陞辭帝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鬚亦白宴而遣之益勤其職後坐累得白卒於官同時有呂文燧字用明永康人元末盜起文燧散家財募壯士得三千人與盜連戰破走之三授以官皆不受太祖定婺置永

康翼以文燧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尋召為營田司經歷擢知廬州府浙西平徙知嘉興松江民作亂寇嘉興文燧柵內署帥壯士拒守李文忠援至賊就擒諸將因欲屠城文燧曰作亂者賊也民何罪力止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次興化疾卒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十人有司以文燧嘗署名公牘請籍其家帝曰文燧誠信必不為姦利且沒於使事可念也勿籍一時郡守以治行稱者又有王興福蘇恭讓二人

興福隨人初守徽州有善政遷杭州杭初附人心未安
興福善撫輯民甚德之秩滿當遷郡人遮道攀留興福
諭遣之曰非余能惠父老父老善守法耳太祖嘉之擢
吏部尚書坐事左遷西安知府卒官恭讓玉田人舉聰
明正直任漢陽知府為治嚴明而不苛有重役輒詣上
官反復陳說多得減省而知漢陽縣者趙庭蘭徐人亦
能愛民任事朝廷嘗遣使徵陳氏散卒他縣多以民丁
應庭蘭獨言縣無有漢陽人言郡守則稱恭讓言縣令

則稱庭蘭云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談論由鄉薦
入太學擢知蘇州府公廉有威黠吏錢英屢陷長官觀
捶殺之事聞太祖遣行人齎敕褒之勞以御酒歲大祲
民多逋賦部使者督甚急觀置酒延諸富人勸代貧民
償辭指誠懇富人皆感動逋賦以完朝廷嘉其能榜以
勵天下守蘇者前有季亨魏觀後有姚善況鍾皆賢稱
姑蘇五太守竝祀學宮楊卓字自立泰和人洪武四年

進士授吏部主事踰年遷廣東行省員外郎田家婦獨
行山中遇伐木者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
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
二十人庭下熟視之久指兩卒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
驚服罪坐事謫田鳳陽復起為杭州通判有兄弟爭田
者累歲不決卓至垂涕開諭遂罷爭卓精吏事吏不能
欺而治平恕民悅服焉病免卒卓同邑羅性字子理洪
武初舉於鄉授德安同知有大盜久不獲株連繫獄者

數百人性至郡悉出所繫約十日得賊即盡貸衆叩頭
願盡力七日果得嘗治蔬圃得窖鐵萬餘斤會方賦鐵
造軍器民爭求售性曰此天所以濟民也吾何預焉悉
以充賦秩滿赴京坐用棗木染軍衣謫戍西安性博學
時四方老師宿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人鄒奕曰合吾
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年七十卒

多通河間人其先蒙古族也事母以孝聞洪武初薦授
太常司贊禮郎出為番禺知縣番禺故號煩劇而軍衛

尤橫數鞭辱縣中佐吏前令率不能堪多通執法嚴非
理者一切抗弗從民賴以少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
數以威福撼之不為動土豪數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
不快意輒詆以罪多通械其魁通衢諸豪家爭賄亮祖
求免亮祖置酒召多通為解多通厲聲曰公大臣奈何
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破械脫之借他事
答多通富民羅氏納女亮祖其兄弟因怙勢為奸多通
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多通積不平條其事奏之未至

亮祖先劾多通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多通會
多通奏亦至帝悟以為多通職卑而敢言大臣不法事
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宥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
者甫到則多通已死矣縣民惜之或刻木為主祀於家
卜之輒驗遂傳為神云當多通未死時布政使徐本雅
重之多通方答一醫未竟而本急欲得醫遣卒語釋之
多通岸然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答竟始遣自是上官
益憚多通然竟用此取禍先是有歐陽銘者亦嘗以事

抗將軍常遇春銘字日新泰和人以薦除江都縣丞兵
燹後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拊循漸次復業有繼母
告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卒以慈
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即市之
以輸遷知臨淄遇春師過其境卒入民家取酒相毆擊
一市盡譁銘笞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遇春詰之曰卒
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笞耶銘雖愚何至
詈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遇春意解為責

軍士以謝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健吏會抗
常將軍者無犯也銘為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
藝或單騎行田間課耕穫邑大治秩滿入覲卒

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為兗州知府時兵革
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濬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民以
不擾後坐累死熙以薦授睢州同知有惠愛命行知府
事適御史奉命搜舊軍睢民濫入伍者千人檄熙追送
熙令民自實得嘗隸尺籍者數人畀之御史怒繫曹吏

必盡得不則以格詔論同官皆懼熙曰吾民牧也民散
安用牧乃自詣御史曰州軍籍盡此矣迫之民且散獨
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已知不
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喪官為具殮喪歸吏民
挽哭者塞道大雨無一人却者又王士弘者知寧海縣
靖海侯吳楨奉命收方氏故卒無賴子誣引貧民台溫
騷然士弘上封事辭極懇切詔罷之民賴以安倪孟賢
南昌人知麗水縣民有賣卜者干富室不應遂詣京告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亂命錦衣衛千戶周原往捕之孟賢廉得實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忍坐視善良者橫被荼毒耶即具疏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赴闕訴下法司鞫實論告密者如律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謀逆饒州知府郎敏力為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人仕為龍陽典史龍陽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扑死者相踵文勝慨然詣闕上

疏為民請命再上皆不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復具
疏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於鼓下帝聞大驚憫其為民
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為額邑人建祠祀
之妻子貧不能歸養以公田百畝萬歷十四年詔有司
春秋致祭名其祠曰惠烈

贊曰太祖起閭右檢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
旌舉賢能以示勸勉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併鈔
三十錠內酒一尊賜平陽知縣張礎又建陽知縣郭伯

泰丞陸鎰為政不避權勢遣使勞以酒醴遷其官丹徒

知縣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坐事當逮民詣

闕言多善政帝竝賜內尊降敕褒勞永州守余彥誠齊

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部民列政績以請皆復官

宜春令沈昌等四人更擢郡守其自下僚不次擢用者

寧遠尉王尚賢為廣西參政祥符丞鄒俊為大理卿靜

寧州判元善為僉都御史芝陽令李行素為刑部侍郎

至如懷寧丞陳希文宜興簿王復春先以善政擢已知

其貪肆旋置重典所以風厲激勸者甚至以故其時吏治多可紀述云

明史卷一百四十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魏觀傳五年廷臣薦觀才出知蘄州

臣章宗瀛按明

書云洪武四年廷試進士觀為讀卷官得吳伯宗開
科之始得人最盛史略其事謹附識

陶垕仲傳布政使薛大方貪暴垕仲列奏之大方辭相
連并逮至京訊實坐大方罪詔垕仲還官

臣章宗

瀛按開國臣傳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

再來天有眼薛公不去地無皮獻徵錄同即閩人愛戴可徵屋仲治行矣史略其事謹附識

陶屋仲傳

王佑附

坐事免官

臣章宗瀛按王佑免官

史不詳坐事原委獻徵錄及他書別無可考謹識闕疑

劉仕彊傳十五年應賢良舉對策稱旨授廣東按察僉事

臣

章宗瀛按開國臣傳獻徵錄作上是仕彊言

欲置諸近侍會增設風憲分察郡邑授廣東僉事隸

以瓊崖諸州縣史略比之於前則後之朝議省僉事
官無根矣謹識

劉仕彜傳渡河遇風歿於水

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

仕彜歿於水在洪武二十三年年五十八有悠然集
十卷史略之謹識

劉仕彜傳

王溥附

洪武末為廣東叅政

臣章宗瀛按

王溥以進士歷官見於開國臣傳獻徵錄史略之又
考開國臣傳獻徵錄俱作洪武二十六年為廣東叅

議史作叅政不知何據謹識

劉仕貺傳

王溥附

以誣逮下詔獄

臣

章宗瀛按王溥

被逮下獄史不詳所誣之事考開國臣傳獻徵錄俱云為胥吏龐庸誣逮詔獄亦不詳所誣之事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宗附

興宗故隸人也

臣

章宗瀛按王

興宗史不著其籍考明書益江浦人也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宗附

後坐累得白

臣

章宗瀛按興宗

坐累史不詳原委明書載興宗事後坐累考開國臣

傳獻徵錄別無所載謹識闕疑

王宗顯傳

呂文燧附

太祖定娶置永康翼

臣

章宗瀛

按永康翼兵志不載謹識

王宗顯傳

呂文燧附

尋召為營田司經歷

臣

章宗瀛

按營田經歷司職官志不載或係初起權設之官故
志略之耶謹識

王宗顯傳

王興福附

左遷西安知府

臣

章宗瀛按興

福左遷史不詳坐事原委開國臣傳同他書別無所

載七卿年表亦不列其人亦在洪武十三年以前故
也謹識闕疑

王觀傳

楊卓附

楊卓號自立泰和人

臣章宗瀛按明

書楊卓作南昌人羅性作泰和人史均以為泰和人
考泰和屬吉安府觀同邑之稱史文非誤也謹識

王觀傳

楊卓附

謫田鳳陽

臣章宗瀛按楊卓謫田鳳

陽史不詳坐事原委開國臣傳明書俱同他書別無
所載無憑考核謹識闕疑

王觀傳

羅性附

有大盜久不獲

臣

章宗瀛按明書開

國臣傳俱云大盜號糟李曾以衆入府治殺郡守劫

庫藏史略之謹識

王觀傳

羅性附

性博學

臣

章宗瀛按明書開國臣傳

載羅性事末云楊士奇少孤依以居受其教育考士

奇為一代名臣出於性之成就此事似不應從略謹

識

多通傳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并為奸

臣章宗瀛按明書云富民羅氏於亮祖之兄弟善
怙勢凌人史則謂羅氏納女於亮祖羅氏之兄弟怙
勢為奸豈傳聞異辭耶謹識

多通傳亮祖先劾多通無禮狀帝不知其由遂使使誅
多通臣章宗瀛按多通之死考明書云上知之悔
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見太祖能悔過而徵奸邪
史於亮祖傳詳之此傳未叙入謹附識

盧熙傳

郎敏附

公武為兗州知府時兵革甫定會營魯

王府又濬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民以不擾後坐累死臣章宗瀛按盧熊之死考明書以簿錄刑人家屬事坐累死先是熊嘗上疏言印文譌忤旨竟因此得罪史略之謹識

盧熙傳

即敏附

又樂平奸民亦詣闕訴大姓五十餘家

謀亂饒州知府郎敏力為奏辨詔誅奸民而被誣者得盡釋臣章宗瀛按開國臣傳明書俱云樂平縣

民詣闕訴其大姓五十餘家謀逆詔指揮潘某率兵

往捕兵至饒敏敬罵曰民素淳朴未必有此吾為郡守
不可使民死無辜往察之既至見民耕牧如常時廉
得告者乃無賴子素以借貸不得怨諸大姓故重誣
累獲賞敏初不知信自往察視一如其言於是各以
家長至京辨其誣史叙述未晰豈史以與王士弘倪
孟賢事相類故略耶謹識

盧敏傳

即敏附

饒州知府郎敏

臣

章宗瀛按郎敏史

不詳其籍里明書開國臣傳俱作濟源人洪武九年

陞饒州知府史作知州但地里志無饒州有饒州府
考府無設知州之理知州州字當作府謹據改

青文勝傳夔州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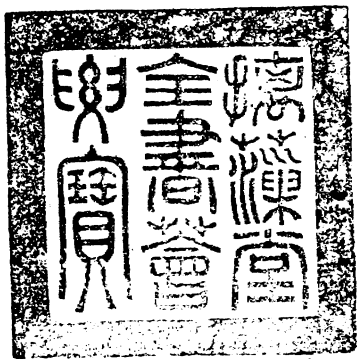
臣

章宗瀛按夔州係郡名史不詳

其邑考開國臣傳作夔州大寧人謹識



明史卷一百四十考證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濂